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C.A.托尔斯泰娅 著 谷启珍 刁绍华 吕存亮 译

全译本

С.А.ТОЛСТАЯ

下

С.А.ТОЛСТАЯ

“你是我的助手。”

——托尔斯泰对妻子说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所有伟中最复杂的一个。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知己、妻子、子女众多的母亲和家庭主妇，这无疑是个困难重重而又责任重大的角色。”

——马·高尔基

“托尔斯泰的诗意世界，通过妻子的日记多侧面地反映了出来……”

“日记难以估量的价值在于，它使读者几乎能够了解到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各阶段的个性，把读者带进托尔斯泰的各种生活环境中去，以罕见的、有的甚至是一直不为人知的事实，丰富了他的传记内容。”

——С·罗赞诺娃：《崇高的使命》

“《日记》的内容是多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层次是以托尔斯泰创作生活为中心的那个层面，所以说，《日记》是研究托翁浩如烟海的创作的最可信赖的精神资料之一。”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博士生导师 金亚娜

“中俄学术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如能出版《托尔斯泰夫人日记》这部高质量的译著，一来为国内托尔斯泰乃至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精神）资料，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二来从中外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讲，《日记》也将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作出一份不可忽视的贡献。”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学博士后导师 华 劭

ISBN 7-80671-686-6



9 787806 716861 >

ISBN 7-80671-686-6/I·92

定价：98.00 元（上下册）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C.A.托尔斯泰娅 著 谷启珍 刁绍华 吕存亮 译

全译本

下



C.A.ТОЛСТАЯ

浙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俄罗斯)C.A.托尔斯泰娅著;谷启珍,刁绍华,吕存亮译. —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9

ISBN 7-80671-686-6

I. 托... II. ①托... ②谷... ③刁... ④吕...

III. ①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生平事迹

②日记 — 俄罗斯 — 近代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721 号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下)

(俄罗斯)C.A.托尔斯泰娅 著

出版人 / 杨迅文

策划人 / 江金辉

责任编辑 / 江金辉 杨葳

装帧设计 / 海云书装

出版 / 鹭江出版社

地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 361004

电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刷 /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 / 787 × 1092 1/16

印张 / 70

版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671-686-6 / I·92

定价 / 98.00 元(上、下册)

谷启珍

男，1931年生。河北省新乐市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和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俄苏及欧美文学学者，西方文化学者，电影评论家，俄苏文学翻译家，通晓俄、英、法等语言。主要著述有《梅里美》（署名蓝梦）、《外国文学大词典》（主要撰稿人之一）、《外国文学名著欣赏》（主要撰稿人之一）；译著有《旁观者随笔》（第一译者）、《金罐》（署名萧谷，第一译者）、《金驴记》（第一译者）。另有关于法国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及俄苏文学论文20余篇，关于电影美学、西欧电影及中国电影的论文10余篇。

刁绍华 (1934—2001)

男，吉林省德惠市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俄苏文学学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主要著述和译作有《外国文学史》（第四卷，与人合著）、《陀斯妥耶夫斯基》、《外国文学大词典》（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主编）、《基督与反基督》、《卑劣的小鬼》、《萨哈林旅行记》（合译）。

吕存亮

男，1933年生。北京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教授，俄罗斯语言学家，俄苏文化学者，从事俄语言学和辞书研究多年。主要著述和译作有《俄汉详解大辞典》（1—4卷）（编委之一）、《俄汉双解方言辞典》（主编）、《乌汉辞典》（主要撰稿人之一）、《乌汉新辞典》（主要撰稿人之一）。

С.А.ТОЛСТАЯ

策 划：江金辉
责任编辑：江金辉
杨 蕤
装帧设计：江 航

一九〇七年	(260)
一九〇九年	(286)
一九一〇年	(314)
一九一一年	(356)
一九一二年	(399)
一九一三年	(420)
一九一四年	(444)
一九一五年	(464)
一九一六年	(478)
一九一七年	(491)
一九一八年	(507)
一九一九年	(523)

命运女神笑了（代译后记）	(539)
--------------	-------

一九〇一年

一月六日

旧岁过去,新年在巨大的悲伤中开始。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获悉廖乌什卡在圣诞前夕晚上九时去世的消息。^① 尽管身体不适,我还是马上收拾好东西赶回雅斯纳雅。伊里亚送我。我晚上到家,朵拉扑进我的怀里,号啕痛哭。廖瓦消瘦,情绪激动,因儿子之死一味责怪自己、妻子和所有的人。说他们不应让他感冒,大衣不暖和,没有想法预防,也没有考虑到廖乌什卡体质娇弱,这种自责是他们的不幸中最令人痛心的。然而悲痛至深,万涅奇卡死时我精神上的所有伤痛,又从心灵深处升起,我为自己、也为年轻的父母——我的儿女们而深感痛苦。帮助他们,我无能为力;朵拉的父亲维斯捷隆德的到来,稍稍减轻了廖瓦良心上自责的沉重感。可爱的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施密特一直陪伴左右。安德留沙前来送葬。又是一个掘开的墓穴,蜡黄的小脸,周围摆着风信子和铃兰花;一面是安详的死亡,一面是活人的极度的哀痛。

后来又得知塔妮娅生了个死胎的消息^②。这同样要使我发疯。埋葬廖乌什卡的那天晚上,我去看塔妮娅。安德留沙送我。塔妮娅想做母亲的自我欺骗的梦想,她的不幸,她的疾病,丈夫不在,——又使我心痛。塔妮娅装出勇敢的样子,忙着照顾孩子,读书,编织东西,还不忘谈天。然而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丈夫不在、婴儿夭折的痛苦和绝望。她前房的子女,尤其是娜塔莎,待她特别好,但她对我说:“看着生下来的死婴,我刚闻到母爱的味儿,这种感情的力量可真强烈得吓人。”

一月三日,我返回莫斯科;萨莎和列·尼以及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我回来,我回到家里心情也好了,平静了。米沙和丽娜·戈列鲍娃的婚事已经宣布;她发疯似的爱着他。我今天去戈列鲍夫家接受他们的祝福;场面动人,我直想哭。丽娜幸福得容

① 指廖·里·托尔斯泰 1900 年 12 月 24 日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存纪念馆)。

② 指塔·里·苏霍金娜 1900 年 12 月 19 日从科切蒂寄往雅斯纳斯·波良纳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存纪念馆)。

光焕发。

近日,斯塔索夫来过,老人聪明,有趣,但也颇使人感到厌烦。昨晚戈登维泽尔弹钢琴,音乐又对我起了慰藉的良好作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老说心口堵得慌,肝区痛。他吃得很少,又不按时,躺的时间多,瞌睡蒙胧,精神萎靡,但他又不会保护自己,今天吃了菜花就觉得更不好了。他给各种人写信,其他什么也不做。

我打发萨莎和玛鲁霞·马克拉科娃去雅斯纳雅看朵拉和廖瓦,再去看看奥丽嘉,在那里逗留一天半日。

今晚伊里亚来。三个儿子——谢廖沙、伊里亚和安德留沙,还有我,一块儿喝茶闲聊。伊里亚想念妻子,她在雅尔达照看生病的母亲;儿子们严厉地责怪,但后来又慰抚我。谢廖沙跟平时一样,公正而有分寸;伊里亚好走极端;安德留沙多愁善感而又温情。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因为不能和她一起度过结婚纪念日——八日,而表示遗憾。

今天来的客人有:杜纳耶娃、修女维佩尔及契尔诺古鲍夫——他是为写费特的传记而来的。^①

一月八日

整天忙碌:去银行存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寄来的钱。可怜的老头在被斯里奥兹别格拐骗之后,只好自理财务,把“库房”弄得一塌糊涂。为廖乌什卡定了一张放大画像。萨莎和玛鲁霞今天从廖瓦、朵拉和奥丽嘉那儿回来,她们的探望使大家甚感高兴。去浴池洗澡;添置用品;把米沙结婚用的衣服拿去浆洗。晚上整理列·尼写给我的信,交给玛·瓦·西亚西科娃抄写,我在一旁监督。我亲笔回复斯塔索夫^②及斯塔修列维奇,又给经理人和索妮娅·马蒙诺娃写信。后来洗印萨莎的和我们今天上午拍的照片。米哈伊洛夫和杜纳耶夫来过。列·尼生病,一会儿发冷,一会儿肚子疼,精神萎靡,极其烦闷。他不想死,当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看来他十分忧伤,极其害怕。

^① 尼·尼·契尔诺古鲍夫当时着手“搜集和整理”阿·阿·费特的“传记材料”,在1900年6月7日写给托尔斯泰夫人的信中请求允许他阅读费特写给托尔斯泰夫妇的信(存纪念馆)。见6月6日的日记。

^② 指1901年1月8日的信。——《列夫·托尔斯泰和费·瓦·斯塔索夫1878—1906年通信集》,列宁格勒,1929,第256页。



一月十日

生活过得索然无味,没精打采,列·尼的肝有病;他精神非常不好。如今他衰老体弱,我真可怜他。

去鲁缅采夫博物馆取回没有刊印过的喜剧《无政府主义者,或一个传染上瘟疫的家庭》,想在我主持的慈善募捐音乐会上朗读。晚上和安·亚·戈里亚英诺娃一起浏览喜剧,看样子找不出可供朗诵的完整而又有趣的场景。只好决定星期五通盘朗读剧本^①。

米沙的未婚妻丽娜·戈列鲍娃在我家午餐,晚上来的全是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关系密切的人:布兰日、戈尔布诺夫、杜纳耶夫及米哈伊洛夫。科列奇卡·盖伊来,他老了,似乎毛发全部脱落,人也瘦了。

在第八期《俄罗斯》杂志上读到多罗舍维奇写的一篇滑稽可笑的东西。出场人物是:支出、现金、进款、西伯利亚之路和中国人。场面是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②。列·尼到处寻找有趣的笑料。今天大家谈到《草帽》一剧时,都开心地笑了,于是他也想去看看^③。

视力减弱,不能看书,不能从事脑力劳动,活着真难受。

昨天弹了很长时间钢琴,然而弹琴也很伤视力。

一月十四日

列·尼瘦了,今年他的身体非常明显地衰弱,这使我很伤心,我什么也不想干,一切都不重要,都不需要了。我已习惯于照料他的生活,如果今后不能这样,我将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我的视力越来越不济,连整理他的文稿都会无能为力。

今天白天在孤儿院开会。皮萨列夫夸夸其谈,空话连篇,自以为是!瞧他今后的行动如何吧。而主要的东西——钱,几乎分文不给,孩子们没有吃的,可是人们却在空谈街头乞儿的教育。

① 托尔斯泰夫人错把两部喜剧——《一个传染上瘟疫的家庭》(1863—1864)和《无政府主义者》(1806)的名称混在一起了。显然她从鲁缅采夫博物馆取出最早藏于其中的是喜剧《无政府主义者》的手稿,在封面写上“喜剧[《无政府主义者》]续篇。《一个传染上瘟疫的家庭》”两句话。(见《列·尼·托尔斯泰艺术作品手稿目录》第1期,莫斯科,1955,第92页)

② 费·米·多罗舍维奇的《一天》(载《俄罗斯》1901年1月4日第608期)。

③ 根据塔·里·苏霍金娜的日记,托尔斯泰是在小剧院看的埃·拉比什的戏。“幕间休息时他碰上一位认识的教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也来看这种胡闹演出。’——他笑着说。‘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种东西,’——文章中说,‘但我缺少这方面的天才。’”(《回忆录》第441页)

暖和而潮湿的冬天对人们的健康影响不好,大家都精神萎靡,心情忧郁。安德留沙来参观狗展览会,米沙从雅斯纳雅来,准备结婚后到那里去小住。

一月十九日

近来一直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健康担忧。他服了三天奎宁,看样子好些了,只是晚上腿疼。他的脑子已完全不行了,使他苦恼,家庭里的所有的伤心事不可能不给他留下痕迹。忙着操办米沙的婚事,缝制装礼物的小口袋,印请柬,为新郎和他们今后的日子操心。米沙和丽娜他们笨手笨脚不能照顾自己,真叫人难堪。

昨天一整天在艺术世界中度过:早晨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俄国画家画展^①,并不出色。在幕色中,斯蒂卡的《各各他》^②全景画很精彩。好在画家没有忽视任何一个人物形象,没有疏忽任何一个细节^③。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Tout est soigné!*^④

晚上演奏四重奏曲。还演奏了阿连斯基的五重奏曲,旋律优美,富于朝气。莫扎特的 *Divertimento*^⑤——美极。我不太喜欢舒曼的四重奏曲。为孤儿院募款而举办的演出已最后定妥,我租了场地,三月十七日演出;昨天我去孤儿院保护人的办公室,他们亲口答应我可以在会上朗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中篇小说《谁有理》^⑥的开头部分,我担心晚会可能会砸锅。忙着整理我能收集到的我一生中写给列·尼的信件。我对廖瓦奇卡的爱情历程多么感人肺腑,这些信中又包含着多少母亲的心血啊!其中一封信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特征,是我对精神生活和心智生活的哀痛,但为了尽到做妻子、母亲和女主人的责任,我又害怕这种感情的苏醒。那封信是在音乐(舒柏特的旋律)的感受下写的,当时列·尼的妹妹玛申卡正在演奏;又有落日和宗教的沉思的影响^⑦。

① 指莫斯科艺术爱好者第20届画展。

② 各各他(Γολγοθα):在耶路撒冷附近,《圣经》上说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地。引申为“蒙难地”,“痛苦源泉”。又译“峨尔峨他”。——译者注

③ 据弗·费·拉祖尔斯基说,托尔斯泰认为扬·斯蒂卡的全景画“很有趣,尽管画中人物面部表情平淡”(《弗·费·拉祖尔斯基日记》。——《文学遗产》第37/38卷,第501页)。

④ 法语:精心制作。

⑤ 意大利语:《套曲》(《游戏曲》)。——译者注

⑥ 从托尔斯泰的一部中篇小说里选好准备在音乐会上朗读的片段,事先曾交书刊检查部门审查,据托尔斯泰夫人讲,因为有关当局怕托尔斯泰的名声太大。“警察局长特列波夫,”——她写道,“问我在听众情绪激愤和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能不能把他们稳住。”(《我的一生》,1901年)见3月26日的日记。

⑦ 指1864年12月7日托尔斯泰夫人的信(《与托尔斯泰书》第49—51页)。



一月二十一日

我像被旋风裹挟,生活过得手忙脚乱。一早就有许多事情,做札记,然后是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今天我接待了所有的人。

写很多信:给斯塔索夫^①、鲁特岑、弟弟斯乔巴等。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好转,乌索夫医生来看过,认为情况良好。雨雪泥泞的天气,开始解冻,肮脏,真烦闷乏味。晚上来的客人有:季米里亚夫^②、安年科夫夫妇、马克拉科夫与戈登维泽尔。我精神不振,好像期待着什么。

一月二十八日

整整一周都准备米沙的婚事,拜客,缝制装喜糖的小口袋,买东西,做衣服,等等。

今天得悉,可怜的玛莎又产下一个死胎,她卧床不起,阵痛难熬,像塔妮娅^③一样,被虚假的希望弄得垂头丧气,伤心至极。我一直想哭,非常非常心疼我可怜的女儿,她们的身体完全被素食和父亲的原则给搞垮了。他当然不会预见到,也不知道,她们由于吃素,身体瘦弱得难以供给腹中胎儿以足够的营养。但他与我的劝告背道而驰,不相信一个爱女儿的母亲的直觉,而这种直觉是从不骗人的。

列·尼本人近来精神抖擞,自己觉得大有好转。昨晚他去马尔蒂诺夫家,他们家举行晚会,我们的萨莎还跳过舞。我没有去,没有值得高兴的事,什么兴趣也没有,四面八方袭来的痛苦太多了。

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为米沙和丽娜·戈列鲍娃举行结婚典礼。婚礼非常豪华,完全是上流社会气派。谢尔吉·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特意从彼得堡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教堂唱诗班的歌声美妙动听,服饰华丽,鲜花,为新婚夫妇的祝福非常动人。虚荣,豪华,无意中一双相爱的新人进入了共同的生活。

我已经不觉得有什么开心的事了。遗憾的是,我深知生活的各种复杂情况;于是我可怜我年轻的可爱的米沙,从此他无可改变地走上了新的人生途程。不过谢天谢

① 指1901年1月21日托尔斯泰夫人的信。——《列夫·托尔斯泰和弗·瓦·斯塔索夫1878—1906年通信集》,列宁格勒,1929,第257—258页。

② 克·阿·季米里亚夫(1843—1920),俄国植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译者注

③ 指1901年1月26日玛·里·奥勃连斯卡娅给托尔斯泰的信(信存纪念馆)。1月底和2月15日,托尔斯泰给她的信,见《全集》第73卷,第30、35页。见2月12日的日记。

地,有他的妻子做伴,妻子和他一样,并且是那么爱他。

我们从教堂径直去戈列鲍夫家。大公在那儿,对我特别殷勤周到;可我一想到这是迎合我的虚荣心,就觉得不愉快,正如我迈出教堂门时听到的奉承话一样:“啊,这是新郎的母亲。”“她自己还是一个美人呐。”

米沙高兴极了,丽娜也高兴。我们送他们上火车。所有的男宾客都是喜欢米沙的青年小伙。鲜花,糖果,喝香槟,高喊“乌拉”。我高兴的是,新婚夫妇要去雅斯纳雅·波良纳,杜妮娅莎在那里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廖瓦和朵拉前去迎接他们。

天气很好。零下十度,天终于放晴。我今天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女儿们不在身边。我们亲戚家只有一个代表,就是从基辅来的米沙·库兹明斯基。

举行婚礼时,列·尼一直坐在家,四点钟他去跟米沙和丽娜告别。晚上从杜鲍夫卡来了一些教派分子找他,还有别的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朗读了农民诺维科夫写的论老百姓贫困的文章。^①

二月十二日

近来还有许多大事:今天得知我女儿玛莎·奥勃连斯卡娅生下一个死胎(男孩)的消息,令人难受。真不幸,真可怜!她的健康情况还让人满意。

和塔妮娅去雅斯纳雅。我亲爱的、善良的、富有巨大同情心的塔妮娅。朵拉和廖瓦遭到不幸之后,她一定要去看看他们。他们稍稍快活一些,特别是朵拉,他们相亲相爱,互相爱护。来雅斯纳雅的还有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和奥丽嘉,——她心里感到很孤独。其实我们谁不感到孤独!

今天我自己对这种感情就有很强烈的体会。孩子们总喜欢数落我,责怪我。塔妮娅责备我,说家里乱糟糟的,米沙带着丽娜出国,旅游期间也会怪我的忙乱。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家里来住的人不断,什么人都来住,来做客,每天引来成群的拜访者,还谈得上什么秩序!米沙·苏霍金、科列奇卡·盖伊以及尤丽雅·伊万诺芙娜·伊古姆诺娃,还有塔妮娅,都住在这儿。从早到晚各式各样的人在家里晃来晃去。

只有我一个人为大家操劳,替大家干活。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去办,丈夫、儿子,都不动手,我得干男人的事,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处理和他们以及其他人之

^① 见1900年11月30日的日记和注①。



种关系，——也是我一个人。我的两只眼睛快要瞎了，心里苦闷，可是人们的要求层出不穷……

准备为孤儿院筹款举行音乐会。很不顺利。列·尼选的段落不适宜朗诵，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担任朗诵。但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苏霍金、塔妮娅和我，——我们一致认为这一段作品苍白无力，在会议大厅面对广大听众朗诵，显然是平淡无力的。我求列·尼换一段别的产品，如《哈吉 - 穆拉特》或是《谢尔基神父》中的一段^①。他生气了，断然拒绝。后来他似乎气消了，答应了。

近来他心情抑郁，因为身体虚弱，极其害怕死亡。前几天他问扬茹尔怕不怕死？^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多么不想离开人世啊。

九日我家举办过一次音乐晚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演奏他的《俄罗斯武斯》，穆罗姆采娃在她的女声组成的合唱队伴唱之下，演唱了克吕泰墨斯特拉^③咏叹调。还有梅尔古诺娃和赫列尼科娃也演唱了。今晚所有的人都心情很好，非常愉快。但列·尼竭力否定一切，认为滑稽可笑，我的孩子们也像平时一样，受到他恶意对待我和我的客人们的恶劣影响。

当所有的高贵客人都走了的时候，列·尼已经穿好睡衣，准备就寝；客厅里剩下几个大学生、几位小姐和克利缅托娃 - 穆罗姆采娃，这些人（晚餐时喝了点儿酒）开始唱俄罗斯歌曲、茨冈歌曲和工厂歌曲。高声喊叫，一面走一面跳，作风野蛮……我去楼下，可列·尼却坐在角落里对他们大加称赞、鼓励，在那儿坐了很久。

二月十五日

刚才送塔妮娅全家去罗马。在和孩子们分手的时候，我早已不痛哭流泪了，因为不停地迎接他们来，又送他们走。可是今天，落日辉煌地照耀我家的整个花园，照耀着满腹愁思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灰白的秃顶，当时他坐在窗前以他悲哀的目光为塔妮娅送行，塔妮娅曾两次跑回来和他亲吻告别，——我的心都碎了。……如今我一边写，一边哭，显然，痛苦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加美好。今天，甚至连小小的离

^① 见3月26日的日记。

^② 伊·伊·扬茹尔于2月10日访问托尔斯泰。翌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问他对死有什么看法，还有毁灭或是不毁灭的问题。他不明白。”（见《全集》第54卷，第89页）。见伊·伊·扬茹尔的文章《死亡恐怖（和列·尼·托尔斯泰一席谈）》，——载《俄国古风》1910年第12期，第15—16页。

^③ 克吕泰墨斯特拉：希腊神话英雄阿伽门农之妻，她杀死自己的丈夫，后为自己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所杀。——译者注

别之苦也使我从心里不再对人有任何恼恨,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不再有任何恶意,而满心祝愿所有的人都好,幸福又善良。近来我一直特别心疼列·尼。是对死亡的恐惧,是身体不好,或是内心隐藏着的什么使他备受折磨;但我不记得他有那种经常怨天尤人的情绪,以及某种绝望的感觉。

二月十六日

萨莎喉咙痛。伊林大夫来看过;是化脓,发高烧,但没有什么危险。和厨师谢·尼去蘑菇市场,给自己、给塔妮娅及斯塔霍维奇一家买了些蘑菇,还为自己添置一套俄式家具。人群,农民的手工制品,一派民间格调。回家路上,晚祷钟声盈耳。换好衣服,和列·尼一起步行出外;他为非灵派教徒购买五百克奎宁,我则去教堂。我一边听祈祷,一边心里热烈地祷告;我喜欢独自置身在陌生的人群中,不用牵肠挂肚,也没有任何世俗关系。我从教堂去孤儿院:孩子们围住我,亲近我,欢迎我。我在那里坐了很久,了解院里的事务和困难。在家里孤独,但跟列·尼关系好,淳朴,和睦。午饭后,M - lle Lambert^① 为我朗读 Ofret 的《La Ténébreuse》^②。阿尔马佐娃、杜纳耶夫、乌索夫来看望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肝肿得很大,手脚都痛。

乌索夫给他开了查理巴德矿泉水和止痛药粉。一点多钟我们刚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一位太太,在疯人院待了十三年的寡妇贝尔格,现在想来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没有让她进来,她情绪激动地说了一个小时,而且还能想起来,七年前万涅奇卡在疯人院的花园里采小兰花时,向她要过花。可怜的、患精神病的波兰女人。我们很晚才躺下,和睦而平静。早晨六点钟给萨莎擦喉咙。

二月十七日

起床很晚;医生又来给萨莎看病,用药水擦喉咙;脓肿还没有消,烧稍退。天气晴朗,美好,使人想到春天和人生的快乐。和玛鲁霞又去市场,为孤儿院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廉价的木头玩具和陶瓷玩具;我把玩具送到孤儿院,心里感到极为高兴。把准备给塔妮娅和玛莎的婴儿们的东西收拾好,——她们俩生的都是死胎。真令人痛楚万状! 子女们给人忧愁多,欢乐少!

① 法语:朗贝尔小姐。

② 法语:奥夫莱的《阴郁的人》,巴黎,1901年(书存雅·波图)。

二月十八日

昨晚睡得很晚,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和布雷金关于宗教的谈话给我留下沉重的印象。他们说,神甫把劣质的红葡萄酒装在锦缎口袋里给人喝,这就称之为宗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挖苦教堂,对它粗暴地表示他的愤怒。布雷金说,他在教堂里总看到大个子的魔鬼。

听着这些,我感到恼恨又难受,于是大声地发表意见说,真正的宗教能看作是神甫的锦缎口袋,也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法兰绒短衫,更不是修士的窄腰肥袖的长袍。这一切太不成体统。

二月二十日

谢廖沙回来,谢天谢地,一切都好。他又要去杜马解棋局。萨莎身体健康,列·尼老是嘀咕肝区痛,他瘦了,使我牵肠挂肚。

今天他一个人吃午饭,我走上前去,吻吻他的头,——他冷冰冰地看我一眼,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心里感到一阵绝望。天气美好,晴朗,月色皎洁,风光无限美,像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使人想到明媚的春天将临,撩人心意。上午拍我和女院长及孤儿院全体人员的照片,供我主办的音乐会做广告用。后来我弹了很长时间钢琴,傍晚出去散步……

三月六日

我们经历了很多社会事件——而不是家庭事件——给人带来的痛苦。二月二十四日,所有报刊都登载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被革出教门的消息。我立刻把它剪下贴在下一页日记上,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①。这个决定引起社会的公愤,引起民众的怀疑和不满。三天来,人们不断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发出欢呼,送来一筐筐鲜花,拍来一份份电报,发来一封封书信与贺词。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列·尼表示同情的声援,对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和总主教们表示愤怒。我当天即分别写信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和

^① 1901年2月24日第8期的《教会新闻》上公布了2月20—22日东正教最高会议所作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一项决定,决定说:“教会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员,也不能承认他,因为他至今不去忏悔,也不去教堂。”2月25日各报刊都转载了这一决定。从此把托尔斯泰正式革出教门。日记中贴有这天的剪报。